

XINYINZHOUREN
WENXUEZUOPIN
JINGXUAN

鄞州区作家协会 编

新
鄞
州
人

文学
作品
精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

鄞州区作家协会 编

新鄞州人

文学作品精选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 / 鄞州区作家协会编.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39-3422-4

I. ①新… II. ①鄞…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880 号

责任编辑 沈路纲

装帧设计 书道文化

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

鄞州区作家协会 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51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422-4

定价 28.5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放在眼前的这本《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可以看成是近年来鄞州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从文学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讲，“新鄞州人”从概念提出、创作实践、宣传弘扬，到现在的作品检阅，整个文学生产流程，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影响扩大，成绩显著，这是不争的事实，非常值得肯定。

我个人认为，“新鄞州人”的概念，要比当下的“打工文学”、“民工诗人”的概念更加科学一些。同样是对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进行明确的表达，但是，“新鄞州人”更加宽泛，已经涵盖了鄞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收入这本《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的作者，有高校或中学教师刘建民（老剑）、梦笛、赵嫣萍、高丽娜，有媒体人叶敏、吕悦、续大治、俞永富，有公务员张淑琴，有企业白领韩德丽、韩文建、葛迎春、刘颖，还有一线工人葛志华、毛宇等。看到这样的名单，如果文学组织者再把目光仅仅局限于农民工、打工者，无疑是作茧自缚，会在无意间，舍弃了许多应该关注，并且应该给予鼓励的文学创作积极分子，而我们的文学事业建设，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因此，“新鄞州人”的提出，就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将鄞州社会上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集合起来，不仅建设了日新月异、物产丰富的新鄞州，而且建设了文明大气、精神愉悦的新鄞州。“新鄞州人”用他们的笔触，描绘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用他们的键盘，歌唱改革的成就与辉煌。功莫大焉！这样投身火热生活，展现丰富社会，抒发心灵美感，感悟人生价值，无论对于作者还是文联、作协，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通篇读来,这本《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给读者带来了多棱的世界。在《小梅的爱》里,作者有着多年企业工作的丰富经历,对于工厂生活异常熟悉,使得这篇小说读来显得特别地生动、真实,在对底层工人的描写中,其同情和关爱都与文字融化成了血肉,于无声处,感染并感动着读者。《贵人轶事》里的“丁贵人”非常“立”得住,其骄横、狡猾、无赖的性格跃然纸上,读来生动立体,让人忍俊不禁,应该说,塑造得鲜活而成功。

在这本《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中,还展现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在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时候,也是颇费工夫的。《宵夜女人》从阿柳的视野看过去,将“宵夜女人”的内心冲突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同时也巧妙地写活了阿柳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错误》虽是长篇小说的节选,同样可以看到律师于树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中,如何纠结、挣扎、摆脱,直到平静的心路发展,在不动声色中,写出了人物内心万花筒一般的景象。

我们从这本《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中,还能看到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锋芒,力透纸背。《鼻炎》中,许康母亲为儿治病而被坏人诈骗,令人歔歔,一个为生计奔波操劳的小人物,因其慈爱、坚韧而留在了读者的脑海。《同居》里,小飞和小芹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虽然叙述冷峻,但读者已经充分感受到冷峻的背后,作者的那一份呵护和惦念,以至于我行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疲弱、娇小而又自寻快乐的“打工妹”,就会感到小说人物回到了现实生活。

在表现手法上,几位作者也在努力探索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慈湖的月亮》空灵、唯美,令我想起了一位现代文学史上与张爱玲“珠联璧合”的宁波籍女作家苏青,作者温婉、平静的叙述,感觉她寻觅到了苏青的一些文采和遗风。散文《天路》写得有点散,但比较原生态,也算是一种本色的叙述,给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里,添了一道粗粝却别样的线条。

综观小说创作,不少作者都有两个毛病:一是小说节奏比较拖沓,不够紧凑。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应该在紧凑的节奏中,走向紧张,然后在一刹那,突然释放情感或者矛盾,给读者一份震撼和感叹。这一点,不少朋友做得还不够。二是一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缺乏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有的人物性格为什么会突然转变,缺乏故事交代和描绘铺垫,因此显得有些不真实、不自然。这些都是初学者经常会碰到的小毛病,相信在今后的写作中,慢慢会克服掉。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文学写作技巧提高的时候,千万不要丢掉目前洋溢在作品里的真情实感和真实描绘,这是目前苍白无力、无病呻吟“文学病象”中最为稀缺的,也是潜行于生活底层写作最为宝贵的,就像《春天里》在土房里被“旭日阳刚”演唱,音响虽差,但是带血带泪,因而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里有不少的篇幅,刊登了几位诗人精彩的诗歌,我一向认为,诗歌是需要去感悟的,任何解释或者评点,都是徒劳的,甚至有可能是画蛇添足。但是,在刘建民的《五亩江南》里,无论是“物象”的五乡、湾底村、钱湖、上李家,还是“事象”的天生一水、雪窦寺、阿育王寺、七塔寺,或是“人像”的祭祖纪事、尝试、出窍,都诗性地勾画了“一个新鄞州人的浙东视野”,开阔而又敏锐。叶敏则在《古井的守望》里,体会到“想念海的夜晚/有浪花跳跃在梦乡”。

应该说,《新鄞州人文学作品精选》里还有一些诗句,有着诗人独特的感悟和精妙的意象,诗歌意境朦胧美丽,令人回味,我也喜欢一些诗歌里面传达的那种豁达和放松,这也许就是诗人日常生活中自己真实的生活态度或情趣。但有一些作品我感到缺乏诗意、缺乏诗趣,没有很好地炼句提升,有的诗句看上去过于直白,流于随意,这是将来写作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们看到,“新鄞州人”确实充实了鄞州当地的写作队伍,扩充、丰富并活跃了鄞州的写作状态,但是仔细想想,现在的鄞州,已经建设成了一个崭新的鄞州,所有生活在鄞州这片热土上的人们,都已经成了新鄞州人,从这个角度讲,文学写作“新鄞州人”的概念,要在继续发展、充实其内涵的同时,强调本土作家的积极融合,只要是共同建设新鄞州的所有人,都应该成为文学写作的“新鄞州人”,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开拓鄞州文学创作的美好明天。

以上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不妥之处,请文友登录新浪微博“@郑晓林 v”,我们相互讨论,共同提高。

是为序。

郑晓林

2011年8月27日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目 录

郑晓林:序 言	1
吕 悦:宵夜女人	2
俞永富:鼻 炎	14
韩德丽:缘分撞上来	30
续大治:错误(长篇节选)	36
韩文建:小梅的爱	74
葛志华:同 居	124
葛迎春:贵人轶事	150
叶 敏:古井的守望	166
刘建民:五亩江南	172
张淑琴:散歌十二首	182
高丽娜:故乡与爱情	191
梦 笛:季节之色	198
毛 宇:天 路	208
刘 颖:漫漫回家路	218
赵嫣萍:慈湖的月亮	223
成 风:后 记	230



吕 悦

原籍：浙江新昌。

笔名：心怡。

简介：现为宁波市鄞州电视台编导。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鄞州区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创作样式：小说、散文。

宵夜女人

阳光把最后一丝光线铺洒在天际，给苍穹抹上了胭脂的妩媚或者像一块巨大而透明的红纱袅娜地摇曳在风中，天空就会在明媚中增添几许明朗的笑意，然后这笑意渐渐远去、淡去、隐去，只剩下令人心醉的浅蓝、深蓝、暗蓝……夜幕就这样从从容容地降临了。大街上除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和稀稀落落的车辆，路边的小摊贩们也摆开了场子，卖各种时令水果的、爆爆米花的、炸鸡腿的、炒糖炒栗子的……无所不有。离街稍远一点的一排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就是一溜夜宵店。阿柳就是这其中一家店的老板娘。她这家夜宵店的经营就是从这样神秘浪漫的黄昏开始的。熟悉的炒菜的刺啦声和浓浓的油烟味儿以及碗盆勺的叮当声混杂在一起，是一种俗气却亲切的温暖的感觉，以至于黄昏的点点浪漫都成了小菜一碟。这个时候，阿柳的心情总是特别的好。有时候，她会在洗菜的时候不知不觉停下来，任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望着天边的晚霞出一会儿神，她的脸酡红如晚霞；有时候，或许是阴天，夜色一点点吞噬着阴沉的乌云，她的心情也是一样的愉悦。客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了，生意越来越好了，再过上一年半载的，兴许就有足够的钱去买那套她心仪已久的商品房了。

阿柳是个手脚勤快麻利的女人，三十刚出头，长得眉清目秀的。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一点也不像是从山里出来的姑娘。她的丈夫一脸憨厚，一手好厨艺，把大把大把的客人都馋涎着嘴引来了。相比之下，家中只有女儿长得胖墩墩的，却胖得很可爱很健康。她上小学了，放学回来已经可以给她做帮手了，给客人端个菜递个酒买包烟什么的，楼上楼下跑得像只欢快的蝴蝶。现在她累的时候，就可以悠闲地歇一会儿，差使女儿干这干那了。阿柳的脸上总是挂着这样满足的微笑。她想，也许过了这个冬天，该给女儿买一台电脑了。

在阿柳的小店里，客人总是以熟客常客居多，他们来这里吃过一次，肯定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因为她老公烧出来的是一种地道的家乡菜，就像

小时候妈妈做的菜一样。现在的人,吃腻了高级餐厅饭馆,多半是愿意来这里温习童年和故乡的。一半是菜的原因,一半是阿柳的记性,只要来过她店里一次,见过一面的,第二次她都能认出来,老朋友似的亲切笑容和善解人意隐隐打动着客人的心。在她所有的客人中间,有一对人她印象最深刻了。他们是熟客了,虽然不知姓名行当,来的次数不多,间隔也比较长,短的时候也许一两个星期来一次,长的要隔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来一次,但几年了,他们似乎就认定了她这一家,只要上这里来,就不会走进另外的店。那一次大约隔了许久了,阿柳的店从原来的临时摊位搬到了现在的统一规划区,他们来了,开着汽车张望。阿柳一下子就从徐徐下降的车窗玻璃后认出了他俩,她兴奋地叫道,在这里呢。那女的就笑笑说,让我们好找,搬到这里来了。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可阿柳总觉得他俩不一般。他们就像是一块粘在一起的橡皮糖,分也分不开。基本上两人是手挽手进来的。偶尔,女的走在前头,男的随后几步跟来,那女的总是回头去望一望,目光像磁铁一般吸附着他。然后一道点菜。入座了,菜还没有上来,两人的目光就甜蜜地纠缠在一起,似乎不用说话,光用眼神就足以交流,心领神会了。有时候女人会温柔地为男人拔去一根白头发,或者帮他掸一掸并没有什么灰尘的衣领,而男人总是淡淡一笑,目光中充满了怜爱。他俩好像一直都处在这种状态里,好几年了,始终是这样的甜蜜和恩爱。阿柳想,他俩好像是恋爱中的人,可是恋爱的激情怎么可能维持那么久呢?彼此的关心不是过分的亲密,是一种默契的意会,真好。那男人大约有四十了吧,微微有点发福,却依然很有气度。女的好像挺年轻,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明显的皱纹。他俩好像挺般配,又有那么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阿柳说不出什么原因,觉得问题并不在于年龄上的差异,而是……是什么呢?大约是男人稳重有余而女的却显得活泼俏皮。她忍不住想,他们到底是不是一对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样,每次见到他俩来阿柳就多了一份心眼,观察持续了好久,可总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一次他为她夹菜的时候阿柳正好在旁边,她忍不住轻声说了一句:你俩真好。女人就微微脸红了,目光却甜蜜地缠绕在男人脸上。阿柳有时候忍不住问她丈夫的意见,说出自己心中的猜测。丈夫只是说,你做你的生意,管人家那么多干吗?而后又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我看有点像,又不像,谁知道呢?阿柳心中便永远装上了这个谜。

这一次阿柳真的很意外,那女的又来了,她依旧那么年轻漂亮,光彩照人。她的目光清澈明亮,一改以往的那种黏乎乎的甜蜜。她是带着一家人来

的,两位老人,一位年纪稍长的男人,一位十来岁的小女孩,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六个人围成了一大桌。她一边给老人夹菜一边低声问身边的女孩要吃什么,一家人温馨和美。这个场景让阿柳心里豁然开朗,对呀,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呢。然后她心满意足地为自己以前的猜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并且好像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然而买单的时候,阿柳的困惑又回来了。那女人同年轻的男人发生点小小的争执,两个人都抢着要付钱。阿柳笑着说,这么客气啊,一家人,一样的。那女人就不再争了,然后他们道别离开。阿柳目送他们的背影,心里直犯嘀咕,如果不是因为刚才有点别扭有点尴尬的一幕,她会死心塌地坚信自己的判断,而此刻她却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动摇了。

夜宵店的生意很好,一直要到凌晨三四点才收工。阿柳累了,顾不得收拾残局了,放到黄昏去做吧。躺在床上,她却无法入睡,她忍不住对丈夫说,你看,今天他们一家人都来了。那个人……没来。今天这个人才是她的老公呢,你说呢?丈夫翻了个身,含糊地说,是吧,今天这个是她的老公。

可是,也不对呀。阿柳说,如果他们是夫妻,买单的时候干吗那么客气,真怪……

有什么奇怪的……丈夫哼出一记回答。他快要睡着了。

你说,假如是你和我一起吃饭,你付钱就你付了,我才不会争着买单呢。如果我付钱也无所谓,反正不会这样争来争去那么客气。

你说得对。这倒是的,客气得不正常。不过,管她呢,那个男人挺好的,这个也不错,都好。他咕哝着,渐渐发出了鼾声。

阿柳睡不着,心想,什么意思呢?他好,他也好,都好,什么意思呢?难道……

夜宵店的生意在傍晚五六点是一个高潮,这时候人们不是来吃夜宵而是吃晚饭的,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虽然陆陆续续会来一些客人,但总是零零散散的,比较清闲;到了十一点以后,生意复又红火起来,那些真正吃夜宵的人从舞厅、卡拉OK厅、麻将桌上下来,便会聚在这里再热闹一次。那些意犹未尽的兴奋总会散落在这里,像是桌上热腾腾的菜香四处飘逸。虽然做生意很辛苦,但阿柳已经习惯了,并且还有钱赚呢。想想人家也是那么辛苦却不能赚多少钱,她的心里就会觉得宽慰,而且闹腾腾的场面让她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当然,客人们兴许还会有几个笑话钻进她的耳朵,让她也长长见识呢。

这天八九点钟来了一群客人。他们兴致很高，喝酒聊天，笑声不断。阿柳上完菜，就坐在一旁笑咪咪听着。他们在说笑话。其中一个男人说，今天我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

有三个字，很久以来就想对你说，但一直藏在心底，因为还没有到说它的季节。我再也不能忍受等待的煎熬，尽管还是太早。现在，我要对你说……

他停下来，故作神秘地说，你们猜，是哪三个字？旁边一个男人说，你小子，是女朋友向你表白了吧，真有你的。另一个说，就是，这么简单，“我爱你”呗。

那人哈哈大笑，说，不对，这三个字就是：

新——年——好！

男人们大笑，你小子，傻B！

另一个人说，我也来说条短信。那天我正在理发，手机响了，上面这样写着：亲爱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最近我越来越感觉你对我的重要，请你原谅过去对你的粗暴。请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加倍珍惜你，因为他们告诉我——

猪头又涨价了……

一旁的阿柳也忍不住一起笑起来。

晚上九点半，店里最清闲的一段时间，阿柳坐在那里看电视，一只手支着下巴，看着看着几乎要打瞌睡了。她对电视机里的刀光剑影一点也不感兴趣。这时候有客人来了，她听见丈夫喊她，赶紧站起身来，迎出去——是她，那个女人，她和那个年轻的小伙一起来的。阿柳下意识地朝他们身后一望，似乎在找什么人似的。没有，只有他俩。阿柳脸上浮出一个习惯性的亲切笑容，说，啊，来了。那女人就微微报之一笑。敏感阿柳一下子就从这笑容里捕捉到了不为人知的东西。她好像有点憔悴，目光中的笑意像打火机闪了一下就熄灭了，浓浓的心事把她细细密密包围起来，使她的眼神变得迷惘和忧郁。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她却径直走进了小包厢（平时她一直在大厅里的）。那年轻男人点了几样菜，要了一瓶酒，就消失在阿柳的视线里。她满腹疑虑地看了丈夫一眼，似乎想从他脸上读出点什么，而他却只是猛吸了最后几口烟，把烟屁股一甩，然后拿起菜刀邦邦敲几下，把拍扁的大蒜头扔进沸油锅里。一时间，噼里啪啦，一股浓浓的蒜香弥漫开来。

阿柳端菜进去的时候，那女人的肩膀突然停止了抽动，外面电视机里的喧嚣越发衬托出小包厢的寂静。阿柳笑得有点尴尬：两位慢用。那女人勉强一笑。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种忧郁的感觉湿漉漉地涌向她，令阿柳心

里发慌。她赶紧退了出去,随手放下了包厢的帘子,仿佛这样就阻挡了忧郁的侵袭,然而她的心始终咚咚地跳着,没有规则。

那年轻男人买单的时候,终于,阿柳忍不住问了一句,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几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她说,你老婆……她,没事吧。

男人奇怪地扫了她一眼,说,你大概弄错了吧。

女人挽着他的手臂,半靠在他身上。男人极其温柔地说,还好吗?两人上了车。

阿柳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弄错了,他说弄错了,哦,不是他老婆,原来不是,那么……突然,阿柳觉得自己很无聊,干吗老是关心人家的隐私呢?她转过身,回到她的生意堆里去。

许多年以后,那些一直占据阿柳脑海的稀奇古怪的念头随着时光消逝而渐渐淡去的时候,那女人却又以她鲜明的真实占据了她的眼睛。阿柳惊讶地发现,岁月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的皮肤依旧那么光滑白皙,宽宽的额头依旧找不出什么皱纹,微微上扬的嘴唇依旧带着孩子气的任性。她的笑容高贵而神秘,她依旧没有涂脂抹粉,甚至连口红也没有,她的唇饱满而性感,带着犹如露水般的光泽。她来了,带来了新的朋友,清一色男的,有时一个,有时几个,面孔却一直在换。阿柳发现这其中唯独就没有了那中年男子,那个随和亲切又有风度的男人,他好像蒸发了一样,而她又不好意思问。阿柳看到那女人又欢快起来,目光俏皮却没有那丝缠绵,那甜蜜的缠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朗朗的简单笑容,好像她的快乐突然被抽去了所有的内涵,现在,这一洼池水透明得连细沙都粒粒可数。她以欢快的调子和男友喝酒谈笑,并且旁若无人地抽起了烟。即使她抽烟的姿势很文雅,阿柳也还是看不惯。而且,阿柳也说不清是什么,或者是一种痛吧,那东西在女人的眼角跳来跳去,或从她一记轻瞥,或一阵大笑中掉落了,像打翻了饭碗,俯首皆是饭粒。

抽烟的女人时不时地来这里,喝上一瓶酒,然后在几分醉意中软绵绵地任男人殷勤而小心地搀扶着回去。她笑,她累,她的神态复杂而诡秘。阿柳已经习惯了,她不再对那女人感到好奇,也不再猜想她的经历什么的。她只是偶尔莫名其妙地对那中年男子生出几许怀念来。

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如果不是因为那女人喝醉了酒,那么对阿柳来讲,这根本是不足为奇的普通日子。然而那神秘的

女人她喝醉了，她涨红了脸，极气愤地一巴掌扇走了同来的那个油腔滑调却长得蛮帅气的小伙，然后她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瘫在酒桌边，拼命地呕吐起来。阿柳默默地递给她一块热毛巾，她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地流下来，把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洗得空濛濛的。夜已经很深了，大街上除了风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的影子。哦，是凌晨了，是大多数人都进入了梦乡的时间。阿柳的店也该打烊了，她叫丈夫先回家休息，自己则留下来陪这个痛哭的女人。阿柳在一边什么也不说，只是像一个朋友那样用怜惜和关切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渐渐安静下来，抬起头冲她感激一望，说，真不好意思，我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说完皱了皱眉，似乎对自己充满了厌恶。

阿柳见她情绪稳定下来了，就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她说，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尽管说出来。说出来了就会好受一点。

女人点燃一支烟，说，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哦，当然。阿柳说。此刻阿柳仿佛成了她的密友，她说的她能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怎么，你和他吵架了吗？

女人摇摇头，不，没有，他永远都不会对我说一句哪怕是语气重一点的话。

阿柳知道他爱她，从他的目光中，她就看得出来。

他不是我丈夫，你猜得对。女人仿佛能看穿阿柳的心思，主动解了惑。但我多么希望成为他的妻子啊。她的神情凄凉而悲伤，是的，他有家，有孩子，他不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时光总是从黄昏开始，在暗夜里，在面纱下，就像是昼伏夜出的耗子。她苦笑，一种说不出的忧伤的美像光环一样罩住了她。

我们约定，在遥远的将来，在白发苍苍的黄昏，如果那个时候他成了孤身一人，那么我会愿意陪他一起看夕阳。我在等待这个日子，这个遥远的、漫无边际的日子。你知道，这漫长的等待要使一颗心忍受怎样的煎熬？她停下来，手指微微颤抖。

阿柳沉浸在她缓慢而柔和的述说里，她开始为这个女人感伤起来，她还那么年轻，却把幸福的归宿定在了那么遥远的未来。是的，这是一对彼此相爱的人，无需言语，只要看一眼他们的眼神……

然而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愿望罢了。他对我说，别傻了，别感情用事，你还年轻呢，怎么可以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呢，我又怎么可以这么自私……我不能让你这样牺牲你的一生，我祝愿你过得幸福开心，那样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的。如果你在外面受了伤，我每时每刻都会等待你归来，我愿意是你疗伤的

港湾……我说不,我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你已经把我的感情都吸走了。他说,你这样会让我很内疚的。我知道他的意思,也知道他不可能为了我去放弃那个家,何况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也不会原谅自己,因为,你知道,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可以为了感情放弃正常的生活,打乱原有的生活秩序,他会是一个感情和事业的失败者。你也许会觉得我的想法很奇怪,不是吗?

哦,是很奇特。难道你不想争取自己的幸福吗?而宁愿这样等待……阿柳想着,却又似乎理解了她的心情,说,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许你还不愿意去毁了他的前程……

女人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为她的理解感到一点欣慰。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我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大约我的想法是愚蠢的。我愿意为爱粉身碎骨却不能容忍别人也跟着我跳河。

阿柳静静地听着,这种感觉多凄美,她想,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感受。

所以他始终对我那个相约黄昏的提议不置可否,他始终说他不能这么自私地害了我。不,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愿意等他的。本来我们可以这样相安无事,如果不是因为……她顿了顿,又说下去:你知道,人心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某一天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因为每次我与他在一起,总觉得不光明,每次总觉得有另外一个人鬼魅似的缠着我,我知道那是他的妻子,她似乎浑然不觉却又无时无刻不挡在我们之间。她提醒他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什么时候该回家了,或者头发该理了,衣服要加一件了……他心里总是装着那个家,甚至在给我买礼物的时候也会想到给妻子买同样的一份……日积月累,这种感觉压得我快要窒息了。可他呢,依旧对我好,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好像对我好是那么顺理成章,而对自己老婆好又是那样天经地义,他让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女人都这样柔情蜜意……但我又是那么离不开他,真的,他对我好胜过一切。只有他才能那样了解我体谅我,我的每一个细微的想法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的每一个困难和麻烦他随时都会帮我解决。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依恋,就像小时候依恋自己的父亲……

一个人如果沉溺于这种依恋就不容易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像……有一群蚂蚁在你的脚底下爬,你想笑却感觉痛苦,你痛苦然而你又是脸上带笑……

阿柳回忆自己是否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她记起来了,当初生女儿的时候,那种阵痛让她扭曲变形,可是女儿出来了,哇哇响亮的啼哭声,却比任何事情都让她觉得甜蜜。

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了痛苦,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他只是一味地对我好却全然不顾我的感受。有时候,我故意当着他的面跟其他男人在电话里调情,可是你知道吗?他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连一点醋意都没有,根本就不会问一句对方是谁。他的目光总是那样宽容和怜爱,可我宁愿他责骂我而不要这样的宽容。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哦,是的。阿柳想,有哪一个男人会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调情无动于衷呢,不,他们可以允许自己风花雪月却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除非……他不爱她,他不在乎她。可是那个人,他不像是这样的男人。阿柳总觉得眼睛是一个人的灵魂,他的眼睛明白无误地写着那个字:爱。

于是我渐渐怀疑,他根本就是不在乎我的,他也许就只是跟我逢场作戏。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感觉始终缠绕着我,使我困惑和痛苦。

一缕轻烟在女人的手指间缠绕,阿柳感觉到女人的优雅和忧伤一同从指缝里飘落。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如果让他亲眼目睹我跟其他男人在床上,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我的背叛?他是否真的无所谓?

阿柳的心咚咚跳得厉害,脸也微微羞红了。怎么想得出来,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考验男人的爱情呢?这样做的代价和后果阿柳不敢想,她抬起头看了女人一眼,对方目光里那种决绝的东西忽然让阿柳感觉到一丝寒意,她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哆嗦了一下。

这个念头刚跳出来,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我吓呆了,真的,觉得自己已经疯狂到无可救药……然而那种刺激冒险的想法在心里蠢蠢欲动,那种折磨人的感觉也逼视着我,好像在向我挑战。不,我心里说,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死也才会甘心。真的,你无法相信这神秘的力量来自何处,它带我去走那条冒险之路,并且让我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让我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阿柳的心已经悬起来了,随着女人的自白,她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那女人的状态里,发现自己也变得有点歇斯底里。

于是那个晚上,我终于鬼使神差地约了另一个朋友来你这里喝酒,他是我的同学……那个时候,我有过片刻的犹豫和矛盾。

阿柳记得,那是个年轻、英俊的男人。阿柳更记得那天,她第一次从女人的眼中读出了那样的悲凉,现在她明白,那时的她,挣扎在这样的边缘。

我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后果,不仅仅是伤害一个人,而是要伤害到三个人,包括我自己。而我要一个答案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啊,它把我的迟